

京

劇

三娘教子



北京宝文堂書店

人 物：王春娥 薛 倚 薛 保

王春娥上。

王春娥 （引）守冰霜貞節為本，效孟母教子成名。

（詩）兒夫一命喪他鄉，

每日織絹在机房，

願兒早登老虎榜，

永續薛門后代香。

奴家王春娥。配夫薛广，儿夫外出貿易，不想命喪他鄉，多亏家人薛保搬尸回还，可恨張刘二氏，見儿夫已死，一个个另行改嫁。是我撫養姣儿薛倚，每日机房織絹，苦度日光。清晨起来，我儿攻書去了，看，天色尚早，不免机房織絹便了。正是：霧密不知天早晚，雪深那辨路高低。（唱“二黃慢三眼”）

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

想起了奴的夫好不慘然，

春娥女好一比失群孤雁，

老薛保好一似浪里舟船，

薛倚儿他好比风筝断线，

每日里在南学苦讀書篇，
将身儿来至在机房織絹，
等候了我的儿轉回家園。

薛 倚 （內）走哇！

薛倚上。

薛 倚 （唱“二黄正板”）

有薛倚在南学去把書念，
怀抱着圣贤書轉回家園，
众学友一个个說长道短，
都道我无亲娘好不惨然！
因此上回家去与母分辯，
又只見老薛保站立門前。

薛保暗上。

薛 保 这般时候还不見我家少东人回来？

薛 倚 薛保！

薛 保 少东人回来了。

薛 倚 回来了。

薛 保 今日下学为何甚早？

薛 倚 先生有事，故尔甚早。

薛 保 随老奴前去用飯。

薛 倚 我媽呢？

薛 保 你母亲現在机房織絹。

薛 倚 这就是了。待我見了母亲，再去用飯吧。

薛 保 你就要来呀！哈哈哈哈哈！（下。）

薛 倚 是啦！（唱“二黄原板”）

听說是我的母机房織絹，

走上前施一礼儿問娘安。

参见母亲！

王春娥 儿呀，回来了。

薛 倚 回来啦。

王春娥 今日下学为何甚早？

薛 倚 先生不在学中，故尔甚早。

王春娥 如此拿書来背。

薛 倚 媽呀！我吃了飯再背吧！

王春娥 还是先背过書再去用飯。

薛 倚 不結！还是先吃过飯，再去背書。

王春娥 嗯！

薛 倚 要背就嘚背！

王春娥 臉朝外站！

薛 倚 媽呀！我忘啦書尾啦！

王春娥 敢么是書头？

薛 倚 不管書头書尾，媽呀！您提我一句吧！

王春娥 待为娘提儿一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薛 倚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王春娥 为……

薛 倚 为……为什么？媽呀！是喂猫啊？喂狗啊？还是喂
鷄呀？

王春娥 为人謀而不忠乎。

薛 倚 嗽！为人謀而不忠乎。不忠乎，不忠乎，提起茶壶，
砸了夜壶，媽媽娘你好糊涂！

王春娥 嗯！往下背！

薛 倚 往下背！

王春娥 叫你往下背！

薛 倚 叫你往下背！

王春娥 哇！实指望儿在南学攻書，誰知竟自在外貪玩廢
学，这样岂不误了儿的青春？还不快快与我跪下。

薛 倚 跪下就跪下，这算不了什么！

王春娥 气死我也！（唱“二黄三眼”）

罵一声小奴才真个劣性，
长成人定是个不孝的畜生，
秦甘罗十二岁当朝极品，
商祿儿中三元至今揚名，
我的儿要用心习学孔圣，
娘好比秦雪梅不差毫分。

也罢！（接唱“二黄搖板”）

手执家法将儿来打！

薛 倚 得啦吧！（接唱）

打人家孩儿好不害羞。

媽呀！你生一个打，你养一个打，打你亲生自养的，打
人家的孩子，你不害羞嗎？

王春娥 儿呀！这两句話，是那个教导与你？

薛 倚 孩儿飯也会吃，書也会念，难道这样两句話，还不

会說嗎！

王春娥 儿呀！話到是两句好話，可惜儿說迟了！

薛 倚 你要不打我，我这一輩子也不說。

王春娥 呀！天呀！（唱“二黃原板”）

小奴才他一句話問住我，

閉口无言王氏春娥，

哭一声亡故夫在阴曹等我，

等候了你的妻同見閻罗。

怒气不息在机房悶坐，

叹一声不由人珠泪如梭。

喂呀呀呀！（哭。）

薛保上。

薛 保 （接唱）

小东人下学归机房鬧禍，

好一似火上又把油潑，

王春娥 喂呀呀呀！（哭。）

薛 保 （接唱）

見三娘在机房啼哭悶坐，

轉面来問一声东人倚哥。

东人！（接唱）

你的母教訓你非为过錯，

为甚么把好言当作了惡說，东人呀！

薛 倚 少管閑事吧！

薛 保 （接唱）

这才是养子不教父母之过，

教之不严师之情，

老薛保进机房双膝跪落，

双膝跪落三娘啊！

你母子在机房吵鬧为何！

王春娥（接唱）

老薛保你不必苦苦哀告，

主母言来細听根苗，

实指望教子終身有靠，

又誰知半地里摔跌一跤！

薛 保（接唱）

劝三娘休得要珠泪双掉，

老奴言来細听根苗，

都只为少东人他年紀小，

劝三娘必須要或輕打或輕責

輕打輕責饒他一遭下次不饒。

王春娥（接唱）

你道他年紀小他的心不小，

說出話来如鋼刀，

自古道人无千日好，

花开哪有百日嬌，

織什么絹来把什么子教，

薛 保 三娘饒恕了吧！三娘饒恕了吧！三娘你饒恕了吧

王春娥 也罢！（接唱“二黄搖板”）

割断了机头两开交。

喂呀喂呀！（哭。）

薛保 哎呀！（接唱）

見三娘她把那机头割断，
吓得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我这里走向前双膝跪倒，
尊一声賢主母細听根苗，
都只为老东人把命丧了，
可怜我老薛保千山万水
万水千山搬尸回还。

老奴好恨！

王春娥 恨着何来？

薛保 三娘！（接唱）

恨只恨張刘二氏把良心改变，
一个个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老奴好喜！

王春娥 喜从何来呢？

薛保 三娘！（接唱）

喜只喜賢德的三主母
你在灵前发下誓願，
永不改嫁換我薛門后代香烟。

哦！哦！老奴我明白了！

吧！王春娥 明白何来？

薛保 （接唱）

莫不是三主母你把良心改变，

也要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你要走，只管去走，你要嫁，只管去嫁。（接唱）

撇下了我老的老小的小长街去讨，

讨来一碗半碗扶养小东男……噯！好不明白的

三娘啊！

王春娥 喂呀！（接唱）

我哭哭一声老薛保，

我叫叫一声老掌家，

小奴才下学归我叫他拿书来背，

又谁知他……一个字也背不出来！

薛 保 三娘！就该责备与他。

王春娥 （接唱）

手执家法未曾打下，

他——

薛 保 他怎么样？

王春娥 （接前唱）

他他他他……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娘啊！

啊——老掌家！

薛 保 哦！（唱“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回头埋怨小东人。

东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薛 倚 怎么是我的不是？

薛 保 你下学回来，一言冒犯你母，就該向前去領責才是。

薛 倚 甚么叫領責？

薛 保 領責就是挨打。

薛 倚 挨打疼不疼？

薛 保 挨打焉有不疼之理！

薛 倚 那么你替我挨两下去吧！（推薛保在地。）

薛 保 哎呀东人哪！老奴这般年紀，你竟將老奴推倒在地，倘有不測，看你母子，是怎生得了啊！（起立。）

薛 倚 我去就是了！

薛 保 这便才是，啊！东人。待老奴教导与你，將这家法頂在头上，跪在你母亲面前，言道：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輕輕打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疼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心，他自然就一下也不打你了。

薛 倚 好吧。

薛 保 少东人回来。你母亲問是哪个教导与你的？千万莫說是老奴我教导与你的！

薛 倚 記着啦！（向王春娥）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輕輕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疼在娘心，母亲要有爱子之心，母亲您就一下也不打啦吧！（头顶家法跪下。）

王春娥 儿呀！你早有这两句言語，也免得为娘一場惡气！

薛 倚 媽呀！這兩句話是老薛保他教導給我的。

薛 保 哎呀三娘！老奴這裡也跪下了！

王春娥 呀！（唱“二黃正板”）

老薛保你莫跪在一傍站定，
待主母教訓这不孝的畜生，
遭不幸儿的父开封丧命，
多亏了老薛保搬尸回灵，
儿亲娘她一见把良心丧尽，
反穿罗裙就另嫁他人。
为娘我不改嫁为的是哪个，
都只为儿年小，他年老，年小年老孤苦伶仃所
靠何人！

罢！（接唱）

手执家法将儿来管！（取家法欲打。）

薛 保 （急忙拦遮。接唱）

老奴向前忙遮拦，
三娘要打将老奴来打，
你你你你打我的小东人我的心疼酸！

王春娥 呀！（接唱）

王春娥一见心好惨，
他二人情意重如山，
走向前来用手掺，

儿呀！（接唱）

从今后读诗书再莫贪玩。

薛 倚 （接唱）

母亲机房教訓一遍，
从今后你孩儿永不貪玩。

王春娥 好哇！（接唱）

只要儿用心把書来念——

薛 保 （接唱）

要做高官有何难。

王春娥 （接唱）

但愿儿早成名把門庭改換。

薛 保 （接唱）

三娘教子万古傳。

王春娥 儿啊！

薛 倚 母亲！

王春娥 薛保！

薛 保 三娘！

王春娥 来呀！

薛 倚 薛保你要来呀！

薛 保 来了！哈哈哈哈哈！

三人同下。

——劇終